

潮 誰敢不立體！

電影製作變天

鎂光燈下，幕前璀璨，相反幕後往往乏人問津。近年3D立體效果成為焦點，後期製作也得因應時勢作出變化，尋求進步。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兼後期製作公司掌舵人馮子昌不惜工本添置新器材和鑽研新技術，著名導演彭順緊追潮流用上3D攝製電影，而意馬動畫工作室電腦動畫指揮及3D立體圖形師林健倫則加強與導演和客戶溝通，在視覺效果、表現手法和成本三者間尋找平衡。且聽3位幕後人士分享3D電影後期製作的體驗吧。 文、攝：盧寶迪

後期製作掌舵人面對的風險

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主席馮子昌，本身亦是自己成立的天極數碼影視製作有限公司的製作總監，由導演，到後來兼做剪片和其他後期製作，馮子昌成立的後期製作公司，至今已33年歷史，成功在市場上佔一重要席位，他坦言知識作基礎極之關鍵，有助將來的發展。

「前瞻性的技術和影像處理是公司的發展基礎，多年來像是個冒險過程，但都是以知識作基礎，畢竟技術和金錢，縱然你有，人家也有，要長遠發展，還得靠知識，建立infrastructure，行監海戰術，到別人還未到過的地方，這既要『藝高』，還要『膽大』。」

馮子昌補充，3D立體電影在2005年趨向制式統一化，有助3D攝製的發展——「做大個餅」，加上身為美國電影工程師協會(SMPTE)會士，明白了標準化的確立，知道哪些可做哪些不行，明確知道以知識為基礎的方向甚為重要。他投資在器材上和成立多間公司構建成平台不同發展，現時已拍了6部3D電影，加上世博期間為當中3個展館製作短片，亦有為《童眼》提供拍攝器材，及後期製作協助，甚至把2D、舞台劇轉化為3D立體效果，如舊片《新龍門客棧》就是其中一部，可見技術上已臻完善。

跟馮子昌在公司裡逛，經過大大小小的器材，都是他



馮子昌認為效率是香港後期製作的優勢。圖為該公司的接洽室。



馮子昌認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發展方向，有利走在尖端。

逐一添置，款項涉及數以百萬計，還自行裝嵌3D攝錄機，以及研發數碼電影加密解密技術。「1次成功往往代表了5,000次失敗，但不是人人都推過那次失敗。」他坦言最難捱的一關則是2003年的「沙士」。「要賣樓來出糧給各同事，那時本地和外國的生意幾乎停頓。」

寄望政府支持發展軟實力

不過，馮子昌堅持以知識為基礎的方針，安排員工內部訓練及到海外交流，與不同的大學合作，並着手鑽研新技術和設備，走在前瞻。馮子昌認為若有政府的支援，受惠的不單止是業界，業界的發展也有助推動本地文化娛樂界，甚至吸引外地導演及攝製者使用本地後期

製作公司的服務。「現時90%都是替外國公司做後期製作，如調色等，畢竟外國如菲律賓的攝製者，看中香港的效率高，加上出入口免稅，以及在拍攝內容上沒有嚴苛的審查等都是香港優勝之處，值得多加發揮。」多了攝製者來港，推而廣之，旅遊業也能受惠。

韓國近十年在電影業發展突飛猛進，皆因有政府支持，擴充軟實力。「在3D拍攝、後期製作以至發行等，都需要配套。這不一定指要在金錢上提供資助，對某些事表態支持，對業界而言已是很大的幫助，尤其是涉及其他國家的合作，有着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對話，我們這些後期製作公司已好辦事得多了。」對於政府的漠視和偏聽，馮子昌對此實感無奈，說畢也不禁搖頭輕歎。

3D立體圖形師不只求視覺效果

一齣電影的風格，導演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一齣立體動畫片的效果能否在表現手法和視覺效果上取得平衡，3D立體圖形師則是把關的要員。

意馬動畫工作室電腦動畫指導及3D立體圖形師林健倫在日常工作中，不單止要顧着突顯立體效果，還要跟導演和客戶溝通。他指3D立體圖形師(stereographer)這個名稱近年才冒起，負責的除了立體效果的呈現，還得跟導演溝通，協助導演因應故事及風格呈現所需的效果，提升美感。「3D立體圖形師要顧及整體運作，並非僅僅留意3D立體效果。而3D立體技術只是協助導演講故事的工具，協助表達故事內容。」

他指攝製前得要考慮清楚製作的目的和形式為何——純為官能刺激？還是作為說故事的幫助？「主題公園式的短片着重官能刺激，大量展示立體效果，即使是5至10分鐘，已令人覺得很睇。另一種則模擬擬實立體效果。突出的立體效果固然需要，畢竟觀眾會認為值得欣賞，但不宜濫用。否則觀眾看後覺得暈眩，便難再吸引

他們來看。」這個崗位在製作3D影片起着重要作用。既能協助做出高質素的效果，又使觀眾觀賞時看得舒服，他以功夫片為例，「拳腳往來快，但腦袋需要2秒以上感受立體世界，所以不一定要全片都用上3D立體效果，可以有變奏，在剪接上也得留意，剪得太快，根本看不清立體效果，所以有部分内容可以把立體效果減弱，觀賞時會比較流暢舒服。」他認為3D不會取代2D效果，畢竟只是講故事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成本與效果間取平衡

畢竟3D立體製作成本較高，林健倫坦言會留意軟件硬件的發展，但不會立即趕着用最新款式。「公司講求經濟效益，很難立即購買新軟件或設備。而且陸續有新款面世，要追也追不上最新的，只能用現有的工具，做出類近的效果，留待下次有較多預算時再作打算。」

滿足客戶需求亦不容易，要在效果和成本之間取得平衡。雖說3D拍攝是雙鏡頭，但林健倫說製作成本不一定

是2D的一倍。「成本大約比以往多出30%，要求較高質素，會多出50至60%。」

林健倫表示3D立體圖形師需要熟悉整個製作流程。

林健倫指現時沒有獨一途徑能順利晉升成為3D立體圖形師。對於有意投身成為3D立體圖形師的人士，他認為憑着興趣，加上自學和在不同崗位累積經驗，有利成為3D立體圖形師，如他在香港科技大學修畢電腦科學學位後，在晚間進修動畫課程，期間不斷涉獵與3D相關的知識，加上工作上所接觸的項目又需要立體效果，所以了解3D製作流程，同時兼顧多項工作，對整個流程有清晰概念，知道各程序上接觸的部門所需和要注意的地方。

3D立體圖形師，誠如林健倫所說，除了顧及視覺效果，還要全面認識流程和接觸的單位。

導演重新調整攝製時間和成本

著名導演彭順在2年前已開始用3D攝錄機拍攝電影，可說是最早一批使用3D拍攝技術的導演，「拍3D電影在香港仍屬起步階段，我仍在嘗試學習如何把立體攝製的過程加快。無論在拍攝以至後期製作，都要重新學習。」他說經歷過第一部3D攝製的電影《童眼》後，開始掌握當中的流程，在拍第二部立體電影所需的時間已比第一部為短。

彭順拍《童眼》時深深體會拍攝時間較2D攝製為長，他說2D拍攝需時10日，3D拍攝

則需17日，每天約拍8至10個鏡頭，「到拍第二部3D電影時，1日可拍15個鏡頭。畢竟製作時間長，成本增加，製作成本比2D的要多約50%。」

後期製作配合3D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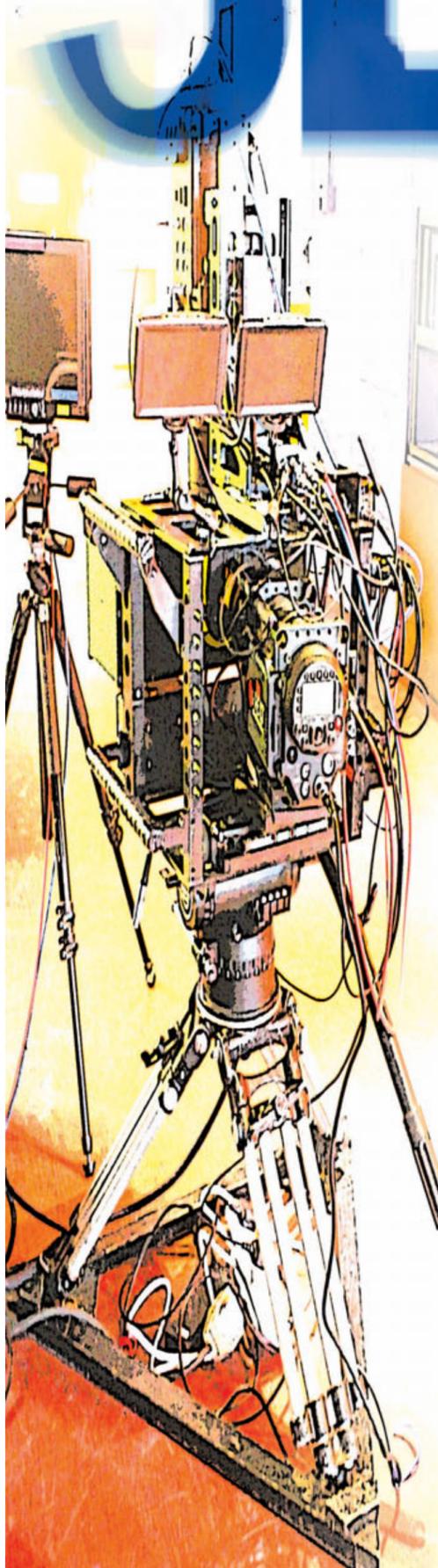
拍攝前的構思很重要，彭順說得要清楚如何表現立體效果。「要設計電影裡想要呈現的立體效果。愛情片會較難突顯立體效果，鬼片等片種則可以表現更多層次。」他說3D

立體攝製近乎人眼看到場景時的立體效果，拍攝空間感覺更具實感。

當中的構思，還包括拍攝時的鏡頭位置，也要一併考慮，以便在後期製作時有助呈現立體感及配合交待情節需要。除了拍攝之外，後期製作也得作調整，「後期製作要重新調校，剪接也要重新安排，不能太短，至少要2秒以上，腦部才能接受立體感。」

彭順的分享，說明了攝製3D電影，絕非說一聲去拍便拍那樣簡單。

彭順說前期拍攝與後期製作都需因應效果而重新作出調整。



英國文化與你系列

嘆一口咖啡 品嚐英國文學

在影像主導下的香港社會，文學發展一直處於邊緣位置，西方文學更難以普及。談到英國文學，很多人會聯想起大文豪莎士比亞，以及其他嚴肅和難以明白的文字。其實文學的種類跟咖啡一樣，濃淡苦甜，視乎哪一種能迎合你的口味。為了推廣英國文學的多元性，英國文化協會在早前舉行的香港國際文學節中邀請了兩位英國知名作家——傳記作家Hilary Spurling及音樂詩人Benjamin Zephaniah，帶讀者漫遊了一次當代英國文學的花園。

Hilary Spurling是當今英國文壇聲譽甚高的傳記作家之一，曾獲得英國惠特筆年度最佳好書獎(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及2005年《洛杉磯時報》傳記文學作品大獎，其新作《賽珍珠》(Burying the Bones — Pearl Buck in China)更獲提名2010年英國薩繆爾·傑克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這次能夠邀請她來香港與讀者交流觀點並分享寫作新書背後的故事，實屬難能可貴。原來，了解中國人的女作家。最初Hilary決定寫賽

珍珠的傳記時被出版商拒絕，他們認為中國熱很快便會過去，而賽珍珠也不是很吸引人的主題。後來她換了出版商，更在中國逗留數月，走訪這個在中國土生土長的美國女作家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最後花了18個月的時間完成這書。Hilary表示她喜歡寫傳記：「現實世界的人物有才能、生活方式和神秘感往往比我創造的小說角色更加吸引。」她喜歡這種遊走現實生活與藝術之間的工作。

文學的輕鬆一面

Benjamin Zephaniah是英籍牙買加詩人，但與其說他是作家，倒不如稱呼他為多媒體創作人更為適合，除了寫作，他還錄製唱片和編寫劇本。這位被《英國泰晤士報》評為「英國戰後排名第50位」的作家。他打破詩歌呆板形象，以互動和rap(饒舌)音樂般的方式來表演詩歌朗誦。主辦單位也別出心裁地選擇以具有英國建築特色、由前水警總部改建而成的酒店內的酒



Benjamin以rap的方式表演詩歌朗誦。

吧為活動場地，觀眾喝着紅酒，聽着詩人動有趣地朗誦詩歌，就這樣過了一個愉快的星期日下午，原來文學也可以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消遣。

同時，Benjamin亦參加了多個校園活動，跟本地不同年齡的學生朗誦詩歌及互相交流。他的詩歌題材生活



Hilary在香港國際文學節活動後與讀者交談及簽名。

化，如他哥哥在球賽中射入球的興奮反應、孖生姐姐的名字及在圖書館發生的初戀故事。他向學生強調不需要明白詩中每一個字的意思，只要去感受詩中所帶出的氣氛，最後所有學生無一不對他的詩歌表演讚嘆不已和對英文詩的印象完全改觀。